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永元寺的花真多。大雄宝殿前的月季开得甚是繁盛。院子里的睡莲、荷花已经开了几枝。山坡上一大片绣球，早就蓄势待发。寺下的永元书院里，也是花团锦簇。主理人除了煮茶、泡咖啡很好之外，还能插得一手好花。我们到书院时，吧台上有一堆花材，零零乱乱的。等我们吃了茶出来时，她已插了两瓶花，一瓶芍药和绿毛球，一瓶百合花，漂亮极了，让人不由注目，心生喜悦。

我与张兄、何兄、蒋兄一起，来永元书院，跟文澈上人喝茶。这是立夏的下午。虽是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寺院周围却清静得很，没有多少游客。我们从杭州驱车一小时来喝茶，算是巧妙错峰，避开了各个景区里的熙熙攘攘之苦。喝茶的时候，想起与文澈上人初见，是二〇二三年一月。那时张兄在湘湖边的书院

悄悄他，他走了

叶良骏

那天清晨，我照例给他发去问候，“你安否？”过了几个小时，他儿子发来微信，“家父昨夜因心梗去世！”他竟走了！

他是我30多年的老友，却只见过三次。1993年，我去潍坊讲课，教委把日程排得很满，好不容易才坚持讲完。送行晚餐上，除了教委领导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兴味索然的我，只想快点回去休息。坐在我旁边的他，沉默寡言，只塞给我块毛巾，示意我把没法挡的酒吐掉。他就是穆陶，潍坊市作协主席。

这顿饭他没说什么话，只是送了我一本书。我翻阅他的小说《红颜怨》，才知道他是享誉文坛的名作家。我们成了“信”友，书信往来不断，彼此了解才多了。没想到，他成了我的老师。当时我在全国讲课，马不停蹄自得其乐，他却说，讲课是过眼烟云，只有书才可以传世。我开始写书。

那时电脑刚流行，我一窍不通。他劝，写作者不仅要观察社会，还要开风气之先，做新事物的引领者！被他一封封信“逼”，我学会了电脑，写作速度快多了。我出了散文集《爱满天下》，他说，你可以专攻散文，作家只有写出特色，才能站住脚。我听了他的话，散文越写越多。我出了几本书后，他要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协。那些年，中外好多报刊都发我散文，我不懂为什么要加入作协，对他的提醒置之不理。隔了十年，我才成了中国作协会员，他遗憾地说，你早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作家，白白耽误那么多年！

1996年我去青岛讲课，他专程来看我，第二次见面，我才看清他的样子，其貌不扬却英气逼人！谁知刚坐下，他接了个电话，脸色都变了。原来他久病的夫人特别黏人，说着竟吵起来。他再三致歉，匆匆离去。又过了几年，穆陶来沪参加钱谷融先生研讨会。他憔悴了许多，也显得苍老。他不断出书，屡屡得奖，但解不开的死结，使他心力交瘁。他说，哪天什么也不用管了，我去上海投奔你。我竟没有回应他的话！我们只见了这三次，却因频频写信成了知己。几年前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戊戌变法》得了几个奖，台湾地区还出了繁体字本，不少人找他拍电影电视。他信以为真，要我找上海电影界，希望我能参与。这一行水很深，我告以实情，他不信，翘首以待。不幸被我言中，都要他拉投资……他失望至极，进了医院。

有了微信，我们才不写信了。近三年，他身体每况愈下，一年进几次医院。我一再请他来沪治病，他的回复都是，来不了，要照顾老妻。他放下笔，不再写书，连文章也不写了。只偶尔发来一首诗，满纸辛酸泪，我看了心里很痛，却无力相助。

穆陶兄成名很早，著作等身，别人都以为他一生算得上圆满。也许只有我知道，柴米油盐不起眼，也会压垮人。终于他倒下了，未及告别，没有遗言，悄悄地走了，对他应是最好的解脱。一年了，我常常想起这位老友，他为我指点迷津，帮了我很多。而我，对他无声的求助，却从未细想，也没有过一次呼应。现在，还能说什么？荒从墓草经春绿，望断云天又一年。唉！穆陶兄，就此别过。



樱桃帖

周华诚

开张，做了一场读书分享会。那时，正是一场居家日子的尾声，大家见面时感叹，有多久没有见面了，有多久没有走出家门，而春天呢，在我们忽略的时候，照样不紧不慢、欣欣向荣地到来。世间的悲喜并不相通——唯有读书——大家各自分享读书的体会，尤其是这样的时节，更加注重内心生活，读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那一场读书会，张总安排得很用心，有苏州的评弹，有古琴的演奏，还有美食与美酒。

这一晃，又是三年过去了。与文澈上人第二次见面，便是今日的永元书院。他向我们讲起这几年做事的情形，许多琐事，尤为不易。茶室的外面，春林

茂盛，书院开了很多的窗，把山景引入室内。绿意盈窗，满室清凉。这是立夏，正是欣欣向荣的时节。

书院有一个大大的露台，露台楼梯旁边，正好有一棵巨大的松树。这棵松树，成了露台的风景。夜晚坐在露台上，可以听松风。书院还有一个小小的中庭，也是露天的。中庭内，有一棵栀子树。走过两三遍它的身边，没有留意它。一待驻足，却发现已是花蕾满枝。

见我在看这棵栀子树，主理人走过来说，前几天，听说你们要来，师父一天要来看这花好几回。他说，不知道立夏这一天，会不会开。

每天来看一回，到了立夏这一天，书院的栀子花终于还是没开。我们也错过了栀子花的盛放。可以想见，栀子花开的时候，满枝洁白，馨香盈室，多么美好。遂与文澈上人相约，待此花盛开时，请他拍照片，发到我们几人相聚的微信群中。

我把《仪式：节气风物之美》《仪式：岁时礼俗之美》二书送给文澈上人。张兄则计划着，要把下一场读书会放在永元书院举办。又约我们，如果搞创作，需要清静的地方闭关，可以在书院里住下十天八天，无人来扰，唯有清风明月。

临别永元书院时，文澈上人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篮樱桃。这樱桃是上虞本地的品种，细细小小的，却有独到的精神。这也是立夏的风物。一颗颗樱桃，红得喜人，放在盘子里，仔细注目时，就像盛开的花儿一样。

七夕会

春日午后，去川沙看表兄弟殷克明。推开门，有一个庭院，40来平方米。矮墙，墙角有个水池，养着几条鱼。一米多高的青石板台上，摆了150多盆兰花，120多个品种。人还没走近，门缝里先透出香气，不浓，淡淡的。克明养兰花，年头不少了，四五十年前就开始了。但真正上心，是这二十五年的事。别人说兰花难伺候，他不信，就那么养着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就是喜欢。”

他跟兰花的缘分，说起来也简单。参军退伍后，到川沙人民医院当放射科医生。浙江绍兴一个搞建筑的朋友送了他几盆，养着养着就喜欢上了。可是第二年，那几盆就不行了，第三年全成了空盆子。

那天早晨，达央在霏霏细雨中冲冲走出家门，顾不上身后阿妈的呼唤声，径直向着伯伯阿克玉妥家跑去。他没带雨伞，也没穿雨衣，雨水毫无顾忌地落在他的身上，瞬间打湿了他的衣服、头发。雨水从他湿漉漉的头发上不断滴落下来，从他的额头滑落到他的脸上，让他睁不开眼睛，他不得不不断伸手去擦拭脸上的雨水。

雨下得好好啊！好在他很快就到了伯伯阿克玉妥家。阿克玉妥伯伯家那只叫扎西的小藏獒最先听到了门外的动静，便“汪汪”叫着冲出门外，看到门外被雨水淋成了落汤鸡的达央，一时没

水，流了千百年，还是那个速度。油菜花不赶时间。千亩金黄铺到天边，风一吹，波浪从这头滚到那头，滚累了就停下来晒太阳。空气里有甜味，是花粉的呼吸。木屐步道踩上去微微地响，像在说：慢一点。

五百米的水街，五百米的慢。土耳其风情的咖啡馆，把暮色搬到了河畔；茶空间里，落地钟声沉沉地响了一下。半个城的餐厅，把四方味道装进这些典雅的碗里。周末，和睦市集开了。剪纸的老人手中的红纸屑落在膝上，像碎花瓣。布艺、苏绣，手指和针线说着悄悄话。这些房子从前都是农舍。白墙、黑瓦、木梁，还在。只是窗子开大了，光线进来了，鸟儿也就进来了。乡村的本真没丢，都市的审美也没拒绝——它们坐在一起喝了一杯茶，就成了朋友。

快与慢，只在刹那间。坐在河边，看水，看水，看自己杯里的茶凉了又续上。天黑了。水街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倒在水里，碎碎的，晃着。晃着晃着，就静了。徐泾河的水还在流，还是那个速度。月光落下来，落在水面上，没有声音。

和睦水街

方志权

那天早晨，达央在霏霏细雨中冲冲走出家门，顾不上身后阿妈的呼唤声，径直向着伯伯阿克玉妥家跑去。他没带雨伞，也没穿雨衣，雨水毫无顾忌地落在他的身上，瞬间打湿了他的衣服、头发。雨水从他湿漉漉的头发上不断滴落下来，从他的额头滑落到他的脸上，让他睁不开眼睛，他不得不不断伸手去擦拭脸上的雨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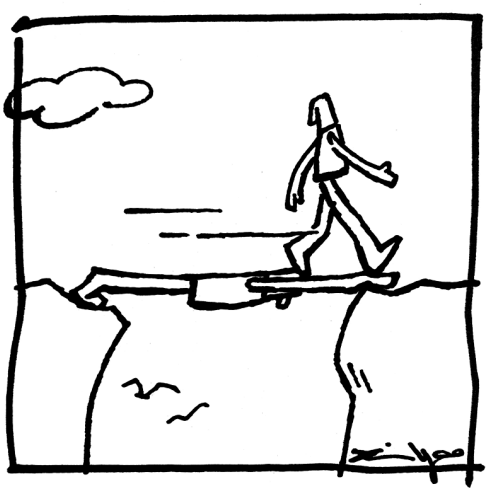
认出来，提高声音依然“汪汪”叫着，做出了扑咬的动作。“扎西，闭嘴！”达央只好大声叫了一声，小藏獒听到达央的声音，立刻认出了他，急忙俯下身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达央，把两只前爪搭在达央的腿上，低声呜咽着，撒起娇来，眼神里满是歉意。达央没理会小藏獒，径直朝着屋内走去，他一边走，一边高声喊道：“阿克，您在在家吗？”

此时，阿克玉妥伯伯正在自家堂屋内的佛龛前点燃酥油灯，听到侄子达央的叫声，便转身向着身后传来声音的方向看了过来。他看到达央浑身湿透的样子，眼里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。

“你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阿克玉妥伯伯问。“阿克，《红楼梦》里有‘曼巴扎仓’的故事！”达央快步走到阿克玉妥伯伯面前，急促地说道。他的声音因为激动和走得很快，有些气喘吁吁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“《红楼梦》里有‘曼巴扎仓’的故事！”达央又说了一遍，说完，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阿克玉妥伯伯。他看到伯伯依然是一脸愣怔，他显然没听明白达央在说什么。

达央看着伯伯的神情，心里掠过一丝失落：“阿克，您知道《红楼梦》吗？”他问伯伯。阿克玉妥伯伯摇了摇头，睁大了眼睛。伯伯的神情让达央很失望，他只好开始普及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知识：“《红楼梦》是一本书，是



智慧快餐 最好的感恩——把脚下的路修得更远。 郑辛遥

到书里去采药

龙仁青

一本跟《唐僧喇嘛传》一样厉害的书，甚至比《唐僧喇嘛传》更厉害！”达央说。

“是吗？这么厉害的书啊，这本书怎么了？”阿克玉妥明白了达央的意思，便问达央，“你冒雨跑来找我就是告诉我这本书很厉害吗？”“是的阿克，这本书也写到了您在寺院的‘曼巴扎仓’学习时，跟小沙弥们一起去采药，一起辨认药草名字一样的故事。”

“是吗？这个很有意思！”阿克玉妥说，“这是医书吗？”“不是医书，是小说，跟《唐僧喇嘛传》一样的小说！”伯伯的话让达央眼睛里的光芒黯淡了，他不由得侧过脸去，不再看伯伯的眼睛。伯伯看着达央，轻声笑着，说道：“你一直闹着让我带你去采药，去采药前，我先让你看看医书里的药草吧。”说着，牵起达央的手，朝着堂屋里的书架走去。

伯伯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厚厚的书，在一块毡垫上盘腿坐下来，也让达央挨着他坐下，他打开书。

“这是《四部医典》，你知道这本书吗？”“知道，学校老师讲过。”“看过吗？”“……没有。”伯伯翻动着放在怀里的书，翻到了一页彩图，便停下来。彩图的中央画了一座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城郭，城郭中央是一尊发光的佛像。他对达央说：“这是这本书里提到的药王城，住在药王城中心的是药王琉璃光佛。你看药王城的四周，是各种植物和花卉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草。”

伯伯说着，右手手指轻轻抚摸着彩图。达央随着伯伯的手指看去，他看到彩图上密密麻麻的植物和花卉。伯伯的手指轻轻滑动着，嘴里喃喃说道：“这里有檀香、冰片、石榴、芫荽，还有各种兽类和鸟类，就像一座花园一样。”

“也像咱们的草原一样！”达央随声轻轻说道。

早上醒来，被窗外一丝暖风催醒。这个季节总能闻到各种花香，油菜花、野樱花、玉兰花，还有桃花、梨花、樱花，这甜甜的欣喜，是让人无法赖床的理由。

养盆景是我有了院子后开始的爱好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与烦恼。盆景的种类繁多，我不算资深，是为了院子整体性、协调性才养的。我的小院不算有太多盆景，品种以松类居多。养过盆景的人都知道：春去盆还在，人来花不见是日常。这样的日常，不就是一个爱生活的人体悟生活琐碎的那份欢喜吗？

人生路上，让如常的日子在自我的欢喜里过得饱满、丰盛，有盼有念，有得有失，这也是一种智慧。留一份兴趣与爱好，然后让兴趣与爱好变得有趣，不分品类、不分贵贱、不分年龄与性别。只要在人生的路上能遇见真实的自己，坦然自得、随心取悦自己。日子如常，而我总有欢喜。

庭院幽幽飘兰香

费凡平

看它的叶子，飘飘洒洒的，像我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里有孩子气。我跟克明的交情，比养兰花还久。他住城西，我外婆家在城南。我们两家从外祖父母那辈就认识了，我母亲和他母亲是好姐妹，我舅舅跟他舅舅是川沙中学的同班同学。以前串门，摇着小船就去了。小时候，我一到外婆家，他就

慢下来，做几件小事

张躬

当下的生活节奏，确实是越来越快了。工作上，AI能快速生成方案、处理数据，推着我们一路追赶，稍一停顿就觉得落后。生活里，短视频、短文案碎片涌来，手指一划又一划，刷完一条又一条，连静下心来待一会儿都变得难得。

我便寻了几件小事，让自己慢下来。不求速度，不问结果，只图一份从容与踏实，慢下来，本身就是唯一目的。

第一件事，写书法。我只写篆隶楷三种字体，几乎不碰行草。行草讲究流畅连贯，写起来速度快，字如其人，也会让人容易急躁，不符合想慢下来的初衷。篆隶楷写起来却要细细斟酌，写楷书要稳住线条，写隶书注重蚕头燕尾，写楷书讲究横平竖直，一笔一画间，感受毛笔与纸面的摩擦轻触，眼中只有笔下的字，心自然就静了。

第二件事，读纸质书。特别爱读历史类书籍和英文原版书，这些是读起来要慢一些的书。纸质书的触感、墨香，翻页时的声音，让人能专注于当下。历史书需慢品，才能读懂背后的故事，原版书遇到生词需琢磨，都是在逼着自己“不得不慢”。

第三件事，是听广播，不用像刷视频那样紧盯屏幕。记得二十年前读大学时，最爱听动感101，播的都是最新的流行歌曲；而如今却恋上FM103.7的老歌，说是老歌，其实还是当年追过的新歌。兜兜转转，陪着我的，还是那几首旋律。

这三件小事都很普通，不费时间、不费精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却能在快节奏里，给我一方小小的“慢天地”。不必跟着AI的速度狂奔，不必被各种琐事裹挟，专注当下，慢慢做，慢慢感受，就很好。

我问AI：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事，有哪些会在不远的未来变成“情怀类怀旧行为”，就像今天的书法、纸质书、听广播？AI给出很多答案，但第一条还是让我心头一动：对着电脑用键盘打字，正如我此时此刻在做的。

上盘腿坐下来，也让达央挨着他坐下，他打开书。

“这是《四部医典》，你知道这本书吗？”“知道，学校老师讲过。”“看过吗？”“……没有。”伯伯翻动着放在怀里的书，翻到了一页彩图，便停下来。彩图的中央画了一座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城郭，城郭中央是一尊发光的佛像。他对达央说：“这是这本书里提到的药王城，住在药王城中心的是药王琉璃光佛。你看药王城的四周，是各种植物和花卉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草。”

伯伯说着，右手手指轻轻抚摸着彩图。达央随着伯伯的手指看去，他看到彩图上密密麻麻的植物和花卉。伯伯的手指轻轻滑动着，嘴里喃喃说道：“这里有檀香、冰片、石榴、芫荽，还有各种兽类和鸟类，就像一座花园一样。”

“也像咱们的草原一样！”达央随声轻轻说道。

早上醒来，被窗外一丝暖风催醒。这个季节总能闻到各种花香，油菜花、野樱花、玉兰花，还有桃花、梨花、樱花，这甜甜的欣喜，是让人无法赖床的理由。

养盆景是我有了院子后开始的爱好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与烦恼。盆景的种类繁多，我不算资深，是为了院子整体性、协调性才养的。我的小院不算有太多盆景，品种以松类居多。养过盆景的人都知道：春去盆还在，人来花不见是日常。这样的日常，不就是一个爱生活的人体悟生活琐碎的那份欢喜吗？

人生路上，让如常的日子在自我的欢喜里过得饱满、丰盛，有盼有念，有得有失，这也是一种智慧。留一份兴趣与爱好，然后让兴趣与爱好变得有趣，不分品类、不分贵贱、不分年龄与性别。只要在人生的路上能遇见真实的自己，坦然自得、随心取悦自己。日子如常，而我总有欢喜。

总有点欢喜

李行

看它的叶子，飘飘洒洒的，像我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里有孩子气。我跟克明的交情，比养兰花还久。他住城西，我外婆家在城南。我们两家从外祖父母那辈就认识了，我母亲和他母亲是好姐妹，我舅舅跟他舅舅是川沙中学的同班同学。以前串门，摇着小船就去了。小时候，我一到外婆家，他就

过来。两个半大的小子，在田埂上挑荠菜，在河岸边拔茅针，爬到树上掏鸟蛋。谁家有好吃的，一人一半。这份交情，淡，但没断过。

站在他的庭院里，就像置身幽谷，可以静静地欣赏青石板上摆满的各种兰花，观赏它们在微风里摇曳的风姿……

克明捧起一盆春兰让我闻，已经起了三回花苞。凑过去，一股幽香，清清的，带一点甜。他说：“兰花的香，不在浓，在持久。兰花的品格，不在张扬，在自守。”

我说，你算是有福气的，一辈子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守着这四十平方米的院子，养一百多盆兰花。他没说话，笑了笑。庭院幽幽的，兰花静静地长着，香着。

雅玩

看它的叶子，飘飘洒洒的，像我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里有孩子气。我跟克明的交情，比养兰花还久。他住城西，我外婆家在城南。我们两家从外祖父母那辈就认识了，我母亲和他母亲是好姐妹，我舅舅跟他舅舅是川沙中学的同班同学。以前串门，摇着小船就去了。小时候，我一到外婆家，他就

过来。两个半大的小子，在田埂上挑荠菜，在河岸边拔茅针，爬到树上掏鸟蛋。谁家有好吃的，一人一半。这份交情，淡，但没断过。

站在他的庭院里，就像置身幽谷，可以静静地欣赏青石板上摆满的各种兰花，观赏它们在微风里摇曳的风姿……

克明捧起一盆春兰让我闻，已经起了三回花苞。凑过去，一股幽香，清清的，带一点甜。他说：“兰花的香，不在浓，在持久。兰花的品格，不在张扬，在自守。”

我说，你算是有福气的，一辈子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守着这四十平方米的院子，养一百多盆兰花。他没说话，笑了笑。庭院幽幽的，兰花静静地长着，香着。

过来。两个半大的小子，在田埂上挑荠菜，在河岸边拔茅针，爬到树上掏鸟蛋。谁家有好吃的，一人一半。这份交情，淡，但没断过。

站在他的庭院里，就像置身幽谷，可以静静地欣赏青石板上摆满的各种兰花，观赏它们在微风里摇曳的风姿……

克明捧起一盆春兰让我闻，已经起了三回花苞。凑过去，一股幽香，清清的，带一点甜。他说：“兰花的香，不在浓，在持久。兰花的品格，不在张扬，在自守。”

我说，你算是有福气的，一辈子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守着这四十平方米的院子，养一百多盆兰花。他没说话，笑了笑。庭院幽幽的，兰花静静地长着，香着。

过来。两个半大的小子，在田埂上挑荠菜，在河岸边拔茅针，爬到树上掏鸟蛋。谁家有好吃的，一人一半。这份交情，淡，但没断过。

站在他的庭院里，就像置身幽谷，可以静静地欣赏青石板上摆满的各种兰花，观赏它们在微风里摇曳的风姿……

克明捧起一盆春兰让我闻，已经起了三回花苞。凑过去，一股幽香，清清的，带一点甜。他说：“兰花的香，不在浓，在持久。兰花的品格，不在张扬，在自守。”

我说，你算是有福气的，一辈子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守着这四十平方米的院子，养一百多盆兰花。他没说话，笑了笑。庭院幽幽的，兰花静静地长着，香着。

过来。两个半大的小子，在田埂上挑荠菜，在河岸边拔茅针，爬到树上掏鸟蛋。谁家有好吃的，一人一半。这份交情，淡，但没断过。

站在他的庭院里，就像置身幽谷，可以静静地欣赏青石板上摆满的各种兰花，观赏它们在微风里摇曳的风姿……

克明捧起一盆春兰让我闻，已经起了三回花苞。凑过去，一股幽香，清清的，带一点甜。他说：“兰花的香，不在浓，在持久。兰花的品格，不在张扬，在自守。”

我说，你算是有福气的，一辈子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守着这四十平方米的院子，养一百多盆兰花。他没说话，笑了笑。庭院幽幽的，兰花静静地长着，香着。